



寒水齋先生集

書
雜著
通文
星文

語錄

卷十

~ 16
2420
9



和
2420
15-9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書



與湖南伯

先生所編語類小分共卅餘冊已成淨本趁執事按
南時欲謀八梓而似聞朝議將請 召還若始事而
中寢則不如不始未知如何第此仰稟聞下道僧聖
聰者有盛名於渠流嘗謂中原諸梵經有浮海新至
者欲皆刊布而其中一秩卽周易也悉祛程朱傳義
以佛語代註云詭經亂道莫此爲甚他日之慮似不
淺鮮伏望廣加採問如果不虛索其書而焚之如已



刊則板子可毀也任風化之責者不可不知故敢聞之

答或人

初六連原回復付答仍及源流事榷槩想已入照也前月俞晉基畱此半月校市翁本稿其數過十冊尼山雖有所補何可以此呼賓作主耶公師之付託丁寧而歲月既久之後托以忘不能記攬作自家之物是豈人情乎此事肇自前冬湖中士論莫不憤惋如李願根李東輩大抵歸一矣跋文一邊之不樂已自料之矣雖萬口紛囂前頭利害何足驚也

答或人

劄疑事謹領示意先生雖使修正此豈後生孤陋之見所敢承當也是故非大段不得已之處何敢任意添刪至於記疑業已行世久矣無退翁修改之遺教則老先生亦未嘗有一字之移易來教雖勤有不敢從諒之間或有重出者卷數相遠則看者有難領得先生不以爲嫌多有仍存不刪處今亦不敢盡從來教

答或人

別紙謹領諭意入參 兩筵出佐銓席當今之世捨

兄其誰中心媿慙之示益見謙牧之光也如弟者無德無才老死田廬正得其所高遜之云太不相著語不擇發胡至於此也至以勤攻闕失見教則兄於布衣之交待之亦盡誠矣感歎感歎然區區見聞不越於樵牧之社朝廷上是非何異隔世之事設有依倚塗聽者數十年塞兌其可容易破戒乎守樊求志之士弟不無知其名者而薦人於當路亦非在蓬輩者之職事茲不敢輒告恕諒如何久台之亾實係邦運奚但故人之私慟泫然而已

答或人

頃日稚舉以先山窆位左右事傳哀意而俯詢焉此豈孤陋之所可臆斷哉然竊見人家見行之事山上族位不能一如廟中之排者多矣或有一岡之中子孫葬上而祖先葬下者或有外葬于左而內葬于右者蓋因岡原事勢之便順而有所變通不拘於一定例皆出於不得已也先山窆位雖似易次而既已安厝則以此遷變豈不誠重且難乎且家禮祠堂之位則雖以右爲上至如滄洲配位又以左爲上且如國學配位莫不尚左以此見之則今此祔禮似亦不必太拘於左右之輕重也且聞伯台平日之意已有所

斷定喪事一聽宗子不以存亾而有間到今變夏亦似未安未知如何

答或人

申某來言俞彥明不服其繼母喪傳台意問其是非鄙意申女之他罪非外人所知而禁府招辭暴揚其夫之過惡是妻自絕夫也其夫生時不以妻待之設令其夫而存必不為其妻服葢父之所不服子何敢獨自服喪乎雖以此得罪於朝家何忍背其父也鄙意以為不服是矣

答或人 丙申四月

動罔或悖結上段思罔或逾結下段謂凡所思慮無或逾越於誦詩讀書詠歌舞蹈之間也

罔有內外

德崇內也業廣外也謂天命之性罔有內外之別也

六藝註射以觀德行等語似非本意如何

德行正則射體亦正德行不正則射體亦不正是故古者觀德必於射此所以為士之不可闕者也

明倫章庠序學校朱夫子以養老習射教民為義此與學記所謂黨庠州序之意不同何歟

庠序學校朱子言命名之義學記言大小之分而其

所以明人倫則一也何以曰不同也

善行先儒以高允之事爲善胡致堂至有至矣之論竊觀其始末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若於此時已有不可之心則必當諫止之而終無一言及至見帝遂與太子之言相反是無乃允以太子入救而自家不欺則知其必赦故初無諫言耶先儒疑其允必諫止而無一言恐記錄之誤也亦似不然見太子他日讓允當初若有諫止則太子已知其不屈何待他日讓亦於見帝時何畏高允之直告乎鄙意則竊

以謂高允之事未足以稱善幸望細考其上下語意特示至當之論

不變於死生之際直諫無隱此先儒之所許也當初不能諫止太子可謂未盡善而君子之善善長此等小事在所略也

明德章句本體之明有未嘗息不曰昧而曰息何歟息字有好意思耶

氣稟所拘人慾所蔽則其心安得不昏昧乎但其德之本體之明有未嘗息滅故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也息字誠有好意思

正心云者正其心之用也歟
心之體若正心之用亦正既有四者之病其用安得
不失其正乎

曰堯舜率天下以仁民從之云云又曰所令及其
所好云云所令爲率歟所好爲率歟
以已之所好者令民而從之此所謂率

答或人

序大學之書小註第一條朱子曰云云溫和等四
者既從發用處說而乃下道理二字則所以然之
體已具矣又下性之本體者未知溫和等四者之

理具於心卽是性之本體耶

溫和慈愛是用也其所以然之理是仁也此道理二
字與仁者愛之理同一語意禮義智亦然

而此篇者下小註新安陳氏曰云云○章句曰孔
子之言曾子述之則陳氏所謂孔子時方有其經
何意耶序文曰曾子作爲傳義以發孔子之意云
則章句曰曾子之意門人記之者亦何意耶

三代以前已有大學之法孔子誦而傳之曾子述其
旨而作爲此書則章句所謂曾子述之與陳氏所謂
方有大學之經似無可疑傳文雖是門人所記而皆

出於曾子之意則謂之曾子作為傳義亦何妨也經一章雖是曾子所述而曰大學孔氏之遺書文意一般也

知止後有定條○章句曰志有定向或問曰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此合二說而後其義方備事物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志方有定向之時事物已有定理耶

事物皆有定理窮盡其理而後知識明知識明而後知吾之所當止知吾之所當止而後志有定向此知止有定之說也陳氏之說蓋以此也來示物有定理

以下似未精

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然則知止乃格致以後工夫耶

吾心之所知無不盡則自然知其所止不可謂以後工夫也

或問敬之一字聖學之始終也○朱子拈出敬之一字為大學之大旨綱領之綱領者何以見其然也

孔子曰敬以直內此言涵養必以敬也又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言作事必以敬也以此觀

之敬之爲明明德新民之綱領者豈不皎然乎

主一無適○主一是食時食宿時宿而不以他慮雜之無適是如欲適東則東適適西則西適不以東西間之耶

來說是

觀此數說下小註黃氏曰敬字之義畏字近之畏字之義何爲襯敬字之義也畏之於敬似是不相關而以爲近者何耶

畏字卽謹嚴之意中庸之戒愼恐懼亦此意也畏字當輕看不必淡看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若何而爲一心之主宰若何而爲萬事之根本也唯其一心之主宰故爲萬事之根本耶

敬以操存則心不外馳此所謂主宰也敬以制事則品節不差此所謂根本也唯其以下來說

朱子於正心章始有敬以直內之說正心工夫大學極致而露出一篇之大旨耶

敬於學者工夫實徹上下貫動靜而於正心尤襯切且敬以直內自是正心工夫故於此言之耳

答或人

勉齋集三卷十一板唐堯之欽明兩程之主敬皆本於天一水云者古今聖賢之所不言不能信及勉齋集造化以水為主學道以敬為主云天一生水而水配五事中貌恭作肅貌肅則心便一此造化之自然者自唐堯以欽明為聖德之首兩程繼開以主敬為入道第一義此實本於天一水配貌作肅之義而與造化同體豈不妙哉從古聖賢雖無如此說出者而自有其奧旨不能覺察近讀勉齋集始得此義不覺手舞也

答或人

忌祭奠祭之廢而不行在支子之心誠不無缺然者來論甚當然宗子之喪亦甚重何可越禮苟行禮曰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所祭指先祖也先府君於令伯氏有正統重服則初喪行祭非但於支子有所不敢先靈之不安亦何如哉况有栗沙諸先生定論今豈敢更有所容議若率哭後略設而使服輕者行之無妨矣

與或人

心經釋疑一名講錄一名質疑一名語錄此書行於洛中久矣 顯廟講心經時嘗備 睿覽故玉堂有

寫本辛酉李校理塾建請入梓副學李公翊相上疏
請令先生校正禮郎金涑傳 諭于華陽先生以爲
此書訛舛處多且是傳寫之本或未知真出於溪門
否也遂移書嶺伯李美叔旁搜他本於陶山近處則
榮川伊山書院有一本禮安金萬休特聽弘家有一
本與之對校無所異同於是始信其來歷之端的矣
凡二十三日而校役畢淨寫封進其後玉堂有一二
往復論改者屢月而後刊印已已禍後嶺人金聲裕
辨久等上疏請毀板焚書回 啓施行校正時山中
適無人弟獨侍筆研備悉其時事矣先生嘗以此事

出於 睿旨所不敢辭然嶺人必以我爲輕動退翁
成書添一罪過矣嶺人反以此書非出於退溪不以
刪補爲嫌而乃以矯誣爲目此實始慮之外也所呈
諸紙一一覽過則可悉首末矣四七之辨聲裕輩井
觀豈知是不是其所論說不滿一笑

退溪嘗於心經冊紙頭手書解釋之意其冊在睦來
善家 孝廟朝欲入其原本睦謄置一本玉堂又取
而謄於本館所在冊紙頭蓋其解釋多與釋疑同意
云心經古本誤字退溪改定甚多今本悉從所改
處載文疑與李平叔咸亨書可考

寒岡答徐行甫思遠曰古人得一片之美而尚有獻芹之願丹心之未忘也況心學之書而李先生親爲之點抹口訣復加以質疑之錄欲精寫投進於春宮甚盛意也甚盛舉也又云質疑之書初非出先生之自爲一時門生私自錄其問答傳播於世未必瑩然無一毫未盡者或筵中侍講之際具達而進之可也

答或人

或曰南漢下城之日設有如北地王諶之人在城中則亦當殺身殉國而此殊不然成都之陷也主

已虜矣廟已亾矣無復尺土一民以圖後舉則當此之時爲漢臣子者不死則虜劉諶不得不勇自引決以遂其自靖之志也若夫南漢則雖有城下之盟主上旣免北巡之辱宗社封疆無改於前凡爲臣子者皆將處吾王之土食吾王之食矣此與成都事大不相侔雖其忠膽義肝腐心切齒有不欲苟生者然欲覓死則實無可死之地以我東千乘之大加以十年生聚之謨則安知異日潢池不復有鳴甲之舉乎此義烈之士長慮卻顧不輕其死者也設使劉諶當此時處此勢則其將含

垢忍恥思贊薪膽之謨耶抑將硜硜自潔甘為溝
瀆之鬼耶此不待智者而知矣或曰南漢江都義
無異同而此亦有不然者矣江都則宗廟社稷
之所寄也宗廟社稷淪陷於虜塵如仙源諸公
以大臣守宗廟社稷則安得無死士民之不編
於行伍者則苟不至縛執驅辱容或無死若其中
慷慨有志節鼓唱義聲不比尋常布衣而動輒以
死國事扶節義自許奮然直前者則不幸事敗與
哭陣之士同死豈不為烈丈夫哉設有屈身之辱
則無論南漢江都俱不當不死矣世或援江都死

節之人病南漢為苟活藉南漢無死之義詆江都
為浪死豈不謬哉

所論甚善甚善此是大義理極精微處而見識如此
喜不可量

答或人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學者於異端之書若泛然看過略知是非則可矣一
向沉潛專治欲精之則正如伊川所謂其身已化為
佛雖欲免緇磷不可得也豈不為害於此學乎

此段仲和
以為文義則甚好而恐非朱子本意云後見大全
四十九卷三十四板答滕德粹書正與此段相符

九功臣參勲時圃隱若不參則死圃隱死則高麗卽
亾圃隱之其時處變者正以國之存亾係一身故姑
不輕死以冀萬一之幸正孟子所謂安社稷爲悅者
不亦忠乎然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儒者之道也
自古無不亾之國而儒者之道一差則誤天下後世
者多矣栗谷之只許忠臣而不許儒者無乃意在於
此耶愚見如此未知如何

答梅谷院儒

壬午

萬義者實如龍仁之溪谷坡州之紫雲廟宇之設事
理當然不知當初何故移就梅谷也大抵士林之所

以建廟於水原者以其萬義也彼梅谷去萬義絕遠
又非杖屨所及之地則雖百事皆好猶無義意況今
狼狽如彼將未免鞠爲茂草乎其地章甫雖多多年
翫視不成模樣與無士之地何異此愚之所嘗慨然
者也今承來示可謂不約而合矣然府伯之見如彼
私力又無辦得之望則誠亦沒奈何也須以此意更
稟于院長商量而斷之如何

答 萬東祠儒沈澤之

潤○壬午

象賢圖子奉悉此制似出於從便變通者非全古制
家禮輯覽殿屋圖附卷送似幸詳考而從其制如何

答

萬東祠儒沈澤之

甲申十二月

華陽享禮初以正月上辛爲定矣昨見大臣所示壇
祀用二月東巡之義將行於仲春云洞中之禮亦欲
依此退行於仲春以爲永久之定式耳恐同志諸賢
徑來狼狽以書通報于洪君實而君實之在家未可
必茲用并告于左右須以此意告于士林如何

答

萬東祠儒沈澤之

戊子三月

周公以季秋宗祀上帝於明堂以文王配之南軒先
生祭唐虞二帝文亦曰茲以素秋恪修常事古禮之
可證者如此山中之享欲以九月上丁行之未知如

何朝家以

皇明之亾在三月壇祀行於季春自今

山中享禮亦以三月九月上丁永爲定式歲歲無改
似宜須以此遍告於士友間南軒祭虞帝祠文曰莅
官之初適修常事考其詩卷淳熙乙未有桂林之役
二月往省先瑩過碧泉云云想其莅官在二三月之
間矣據此則虞帝祠春享亦在三月耶

答象賢院儒

向時聞本祠年久頽挫不得不改建一邑多士之論
舉皆詢同而別廟之制自有白鹿故事故鄙意亦以
爲然矣今聞有論議參差者何可強拂且其持論者

是冲菴先生子孫云尤與他人之言有別聽而不聞無乃未安乎更須從容調諧必待諸議歸一然後行之無後悔如何

答魯峯院儒

別紙示意奉悉近日貴邑之事已成鄉戰兩邊之說迥異遠人何以知其是非哉聞甲說而是甲聞乙說而是乙亦甚疲勞且念山長之設本爲講學而曾無一字問答徒入於是非叢中亦是苦事是以於頃日二宋生及諸儒之問只答以越俎代庖之不當而公事一付齋中之意而已非有所指揮也大抵近日之

情勢不可參涉士論且篤老之年謝事爲宜故所謂山長之任從今永謝須勿以齋事更爲來問爲可他事不須言而向來麟舉之聚士講論亦爲罪案其成說乎還可笑也

答靖節院儒 甲午十一月

示意領悉昔年兩門鬧端之始發也愚以黽勉調和之意屢及兩門弟子而俱不回聽至今事端未已此皆誠意之不足而然也淡自媿悔寧欲無言此愚前書中齟齬之言不能見信於彼此者非以僉尊不信鄙言爲言也厥後廷采之辱及師門也蒙僉尊之

俯詢則愚以醜侮師門之人公議嚴討則問及於此
寧有他意爲答者此亦直布所蘊也其後僉尊施罰
當否以書來問則事係貴鄉學宮處置愚非院任何
敢可否於其間爲答實出於事體之當然也今番所
爭亦是儒籍割名當否則不干院中之人何敢仰對
前後所答未有不同而來示如此無乃此漢辭不達
意而然耶幸須諒之

答崇賢院儒 丙申二月

尚書遠辱謹領示意賤臣近以妄言之故被 聖上
嚴教方在惶感待罪之中如此院享重事何敢自同

平人開口於此時耶第念崇賢是 賜額之院則必
上請 朝廷然後始可追配如此則事體自別博詢
於中外遠近而商處如何

答紹賢書院疏儒李謙之 光益○丙申十月

院中追享事謹悉示諭沙溪先生則已有尤菴先師
定論到今只當舉行而已至於尤菴與玄石此是不
發之議昔牛溪於栗谷陞配之論亦且嫌不敢當盖
以茲院與他院有別故也今茲重論愚何敢擅斷耶
且有一事春堂之於尤菴其并世同德無異栗牛二
賢則今者不爲并舉而先舉玄石恐非所宜若欲一

并追享事體尤大亦非賤陋之見所敢妄論唯在僉尊博詢中外諸公而善處之耳且伏念尤翁平日之論常以師生之并坐為不可今令沙溪之位次於牛溪之下者意恐如此若奉尤翁則勢當對舉栗谷之下而學宮位次例皆以東為上則尤翁之位反尊於沙溪此尤難處愚意只以尤翁所定先享沙溪而下諸賢追後商量似無不可并須諒察

答遯巖院儒

乙未三月

示意謹領悉既曰決知其不然又曰一無所撓惑則僉尊之所自知者已審矣猶且移書遠問何故也大

抵廷采之所為眾所同惡而尚不無血誠扶救者可謂拂人之性矣餘不宣

答遯巖院儒

庚子八月

本院有朔望焚香之禮若遇國忌退行翌日已成前例今遇國恤依此例率哭前姑停矣齋議或以為國恤中士大夫家朔望參禮諸先生所論皆以為不當廢則書院之獨廢焚香未知何如又按栗谷先生精舍約束居齋諸生每日焚香而無遇國忌姑停之文本院此例未知何所據且聞本邑鄉校焚香與否諸生稟于主倅而率哭前姑

停云鄉校則姑停書院則行之無乃未安乎今秋
享據 朝令當廢則宜有告辭而告辭時亦宜有
焚香之節未知如何

凡祭享用牲酒近於讌會 國恤時廢祭蓋以此也
至於焚香則何所嫌而廢之乎聞他學宮則焚香一
如常時矣 國忌廢焚香會所未聞秋享既未行則
臨時以 國恤廢行之意焚香告由似乎得宜

答雲田院儒

老先生生長沃川自幼習聞重峯之風平日尊仰亞
於石潭於其碑狀諸文字可見矣是以沃川之滄洲

報恩之象賢皆以先生奉安於重峯之下此非但以
世代爲定也今雲田位次鄙意則以爲若陞重峯於
正位與先生從世次并享則事理恰當而士林諸議
若以重峯陞享爲難則無寧姑寢先生追享之舉而
爲先生別立祠宇似無難處之端未知如何北道士
林必不詳重峯道德之如何而只以爲臨難立節之
一義士故先生所述墓表及行狀總論一條謄呈須
與諸生商量如何其他文字忙不能一一謄送而大
要不出此二段序述之外耳

答臨江院儒張畱玉 璠○癸巳

五先生奉安時以世代年次奉安如何
似當如示

廟宇既成之後卽欲奉安而白地草荆之中物力
板蕩講堂齋舍俱未構成奉安前一日題位版權
奉於廟神門上階廡下埃黎明入安正位如何
講堂未成則設遮日屏帳於庭題位版似得宜如何
香盒一香爐一堂中設牀而酌獻時移置各位前
焚香耶抑仍置故處一番焚香耶燭臺一雙分置
五位東西如何
曾見大學五聖位各設爐盒燭臺亦逐位各設矣

此中士論或以重峯趙先生亦當并享或以爲五
先生道統書院不空更容他議二說何如議者又
以爲退溪先生并享則尤好矣此說最長而第彼
中以墨設方謀沮遏恐或因此起鬧終至債事之
境未知如何

事體重大何敢以臆見可否哉若奉退溪先生則靜
菴先生亦當并享盖石潭竹林兩院故事如此嶺外
之論聞以墨設爲難云南中列邑如奉退溪先生處
果多雖不并享於此院不患瞻仰之無所此則唯在
多士之商量也重峯先生杖屨遺躅不在貴鄉則雖

不并享未爲欠典耶亦須更商

答某院儒

院事不但滄洲之例有可據曩者黃山亦有已行之
事故前日奉面時樂聞於盛諭有所仰對矣厥後得
見李金兩台別紙然後始覺精義至理有非賤陋之
識所可及到者蓋此事必有如晦翁與老先生之地
位然後可以辦得云者實今日諸公之所執持者則
吾輩之不深思量率易定論誠可瞿然然則何可膠
守初見不思舍從之道哉至於先享沙尤兩先生以
待從容歸一之諭甚當甚當第又念 朝廷自昨年

以來屢發壘設之禁至於向日 筵中則嚴截益甚
如文川則初非建請於 朝而私自勅立者而奉安
之後至請毀撤竊觀廟堂以前後申複而不置者
其意斷可知矣倘非 聖上崇道之至意必遭聖塑
斷絕之禍已久矣以此觀之雖是私設其冒禁則無
異况值此大歉事力尤難萬一不免煩公家一錢一
民則彼必執以爲言而操切之者不啻十倍於今日
矣若然則諸賢之爲師門追慕羹墻之誠反不免爲
貽累之歸區區所以深慮懷懷者只出於此幸須更
入思量也昨見京書江都影殿之役材瓦已具而以

年凶之故姑爲輟罷云設今此事無所顧慮者姑停以待來年恐爲詳審之道未知如何

答沃川儒生 壬辰二月

示意謹悉老先生盛德大業實爲東方百世之師宗則從祀之請豈非不易之論耶第伏念沙溪先生從祀之議屢發於章甫之間而老先生輒令姑徐至五十一年辛酉因 聖廟陞黜之問始乃上疏發端當時沙溪之歿歲年已深舉國論議亦無歧異之患而老先生疏辭如此其臨大事持重之意可見今老先生易簣僅過數十年而人心世道之乖亂視昔年不

啻萬萬此論之發準請決不可期而四方醜正之徒必將羣起事至於此則其何以收殺耶愚拙之見如此未知以爲如何辛酉疏一段謄送幸覽過商量無底于悔也

答光州羅州儒生

謹承辱書仰悉示意頃者金生持羅州諸儒之書來問數公配享之事愚意以爲兩朴公則俎豆之所非止一二觀海亦蒙 朝家旌褒之典因一鄉公共之論配食於已建之祠似無所害故以甚盛爲對今僉尊之書如此始知多士之議不免矛盾殊可訝也無

論事之如何果若初非一鄉公共之意則坐此千里之外者何可強爲之勸沮乎大抵景賢月井猥忝院任則院中諸事不得不與聞而其餘鄉論豈空事事干涉哉幸須諒察勿復俯詢也西河別祠事聞已歸一此後可無爭端矣

答道峯院規

一諸生見齋任不先請謁無得任意出入齋房大學則掌議事體如此今亦視此爲規則有司掌議如此可也諸生見色掌何至請謁齋任二字改作有司掌議爲可

一諸生請見當於齋房接之若朝士等外人則接於廳事

齋任在廳事則見於廳事在齋房則見於齋房可也朝士及外人雖大學掌議房亦可出入况書院房子吾意此一條欲刪

一光風堂是諸齋任齋宿之所有司處西室掌色處東室而東室狹小不可容掌色四員不可不與有司房相換

一有司掌色各處一房如有講論事則時時會見於廳事或各房常時不得混相寢處

院中本有有司房然其房狹隘故昔年吾爲有司時
出去則或處於講堂房或處於枕流堂子直爲掌議
時同時出去則同處於枕流堂舊規如此今欲變通
其可易乎邑掌則事體差別而有司掌議之間何至
若是嚴截蓋有司是掌其財穀之任不可不使年長
有物望者爲之而人人每嫌掌財爲賤任故高其地
位使居於掌議之右然自大學至外方學宮其實則
掌議爲重今反尊有司而下掌議太過無乃不可乎
吾意則有司掌議或同處或別處無妨而邑掌同於
諸生不得與有司掌議混相寢處爲可光風堂東西

房相換似無不可

一齋任諸生中有罪過者六齋任通可否然後從
輕重施罰齋任之罰則諸生不可擅斷而諸生之
罰則雖齋任不在院中居院儒生可以通于齋任
而論之

齋任之罰雖諸生何可不發論乎館學齋會或食堂
諸生有面斥齋任者有何不敢議之事體乎但發論
之後主張勘斷則必齋任爲之且院中六齋任一時
出去之時絕稀雖祭時亦然掌議一人與諸生齋會
則雖重大之罰亦可爲之雖大學亦然矣公事罷後

簡通不同任之規則有之如大祭時雖齋任一人參祭祭後公事只參祭齋任爲之在家同任何可招集此一條京外學宮皆不有此規恐難行末端居院生通于齋任云云無妨

一齋任遞改時則諸同任必通可否而交代則當身自薦或有司差出而不問於諸同任似甚未安差出新任時亦與諸同任通可否如遞改時色掌之代掌議例出之自薦非其任若有司則必自薦

一有司則薦望掌色而掌色則不得薦望有司已

成規例竊考年久望記則色掌亦得薦望有司者頗多可商量而變通之

有司掌議皆被罰則色掌薦望或可也而不然色掌安得薦望乎

一以色掌陞差掌議掌議陞差有司是院規也會行掌色亦可以次陞差不得躡等而差之若有極望者則諸齋任呈單或面稟于院長而躡差之有司則勿論會行時任并不得降差掌色有極望者則雖躡差可也此亦是前規何至於呈單面稟耶其餘皆得

一焚香庭揖序列勿論生進幼學有司以一二為次掌色以東西齋為次諸生以年齒為次門地高下不論而若庶賤則居末

大學齋任齋會時則別坐食堂及序立時則齒坐今此焚香庭揖時亦當以齒序立此條當刪蓋齒序之論出於栗谷雖世子入學亦當齒坐况齋任乎此等大體只做大學而為之可也

一大小祭祀若值朔望則不得別為焚香

然

一每日晨起少年掃室中而齋任房則雖少年不

可執此役使齋直掃之

然

一庭揖是儒生相敬之禮非展謁於祠宇者今則行庭揖而闕廟謁却與朱子滄洲之例有異當於每日平明入廟庭再拜出外庭行相揖禮若院長在院中則亦當謁廟謁廟罷後齋任以下詣講堂請謁於院長行拜禮于前復至外庭行相揖禮若行祭之日則可廢庭拜而行揖禮則如例

然

一庭揖必待備四員而後行已成近例殊可怪也

若備二員則可以行之

然

一庭揖時若齋任諸生俱在則有司掌色以一二東西爲次以北爲上立於庭東諸生立於西相向下齋立於南北向而爲之若無諸生則一有司居東一位二有司居西一位東齋掌議居東二位西齋掌議居西二位東齋色掌居東三位西齋色掌居西三位而行之若齋任不在則諸生以年齒爲次相向而行之食時齒坐亦當如儀齋任之序齒已論于前矣無諸生而獨有齋任則如

此或可

一大小祭祀時齋任之爲執事近規無之若諸生無來會者則不得不以齋任差之

然

一居院儒生終日具巾袍以居

然

一大小祭祀時院長若無故則率諸任諸生出來院中參祭祭罷後院長立于講堂北壁下諸生於庭下以年齒重行序立西上北向再拜院長報揖諸生又分東西相向揖諸生升堂序坐如庭下位

先講議院中學規檢察諸生得失畢各持書冊進講於院長前雖院長不爲出來諸齋任可於祭罷後及四孟月朔與諸生會坐講書等事如儀

然

一欄衫是儒生服色祭祀時諸生所著雖物力不足不得盡備而諸執事所服則方袖或常袖爲衣毛段或黑繒爲緣而製服之諸生則服頭巾團領以從簡便

然

再答道峯院規

院規十餘條誨教的當謹當以此稟定於院長耳其中院任與諸生以年齒混同序立而多有拘礙之端院任則以尊卑自爲一列諸生則以年齒自爲一列似無妨矣未知如何伏望更賜商教大學齋任公事時別坐食堂及焚香時皆以年齒爲次矣世子入學亦序齒於食堂故栗谷先生以爲舊榜事體雖重孰如世子之尊乎云云矣前日所答專出於泮規無他別見矣今書院序立齋任如不居上頭而別爲一行則亦何妨也稟於院長而聽其裁定爲可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書

答郭從萬績

啓墓發引在於三月十一日寒食在於十三日引
行時寒食日亦當設奠於路次耶
發引後遇寒食日則當設奠於路次

寒食在於出柩之後則勿論手上手下各處墓祭
皆不可設行耶抑異於初喪皆可設行耶
出柩之後則便同初喪墓祭皆不可行

答郭從夏績○癸巳十月

遭先妣喪於今年正月十六日纔過成服而又遭先考喪於其月二十二日兩喪雖并出於一旬之內而先妣喪既先出於先考在世之日則持母服之禮當依父在母喪之制十一月而練更無可疑耶葬日題主時先妣神主則當依先考主祭之意題以亾室而荒迷中未及奉稟以孝孫承重者題以顯祖妣以奉饋奠追悟莫及欲改題以亾室事係重大亦難妄率改題已違於象生之道十一月行練之禮亦極未安未知何以則得中處空可安於情耶

先生說正論哀所疑之禮據此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無可疑者而以顯祖妣題主亦與師說暗合今無可疑先生答玄石書在禮疑問答

十一月而祥亦撤靈座耶三年之制雖拘於禮經未得并伸至於先撤靈座情理有所不忍或可以從厚之道奉行朝夕饋奠亦無害於禮意耶
十一月而祥則即當撤几筵通典庾氏云云在疑禮問解卷之二五十二板可攷

答尹從大教○癸巳

所示墓文中云云只據亾師末年之意而書之茲事

體重何可以自己舊誼有所低昂乎但去年泮中所傳語句似是流聞之爽實矣大抵君輩之礙眼料之宿矣不如含默付之公議可也第有一言君不讀小學書乎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所在致死焉分輕重於君師父載於何書今不欲縷縷諒之也

答顯道尚明○癸亥四月

審時令頗重淡慮君書則每以前患為已瘳而頃者妹書頗以為憂今承從祖母下教亦甚驚悶不知君自不覺其重耶抑怕吾遠慮不以實報耶無乃傍觀之憂太過而自知者得審耶疑慮多端倘怛難狀後

便更須細示破鬱真若淡重吾當不計蹤迹之難優卽欲往見耳有道已為八洛相見耶煜兒以其母病姑難離此矣好雨知時田家喜溢上而聖澤旁流內而羣龍滿朝外而黎民得所則雖有百種災異自當轉移為祥矣然聞洛下騷屑方起此其故何在殊可怪也

答顯道

今番暫出還入則何以為有助於前頭耶反復思之不知其說甚可鬱也始也煩不欲提起今則不得不索言君試思之朝廷誤聞虛名直欲以萬萬不似之

責歸之愚賤之身則只以一番暫出免得許多難處
耶蓋念爲此說者之意不過以爲自庶官時已出則
雖官高之後出仕之路平順故也吾之終老不出已
決於十年之前安得與此論相合也君則不思及此
反與汝和輩同辭勸出此所謂未可知者也爲前頭
出仕之妙計忘卽今多少嫌礙而強出未知於義理
何如也大抵士之出處只看義理之當否區區利害
不足論也果若今日一出永無難處之憂則吾雖匍
匐豈惜一番洛行耶一出之後責以分義則雖欲不
仕其可終免乎最是世祿之臣屢違 除命迹涉逋

慢是極惶悶而又念人臣不必以趨走承順爲恭亦
復奈何

答顯道

前後所示京耗一一領悉時事之紛亂如此此後事
誠不知何以究竟耶大抵如君者慎出入安坐看書
守口如瓶爲第一義也非但外面如此中心所存亦
不有偏係一邊之意千萬慎旃一墮此阱後雖欲拔
出不可得也人雖強相指目在我一言不出口亦不
少嫌於道理矣

答季文尚游○辛酉

寒水齋集卷二十 書

心經釋疑今將刊行自 上命先生增刪校整而吾
之入來適在此時此處亦無侍人可議此事者故先
生命吾留此相其役辭旨甚勤勢難辭退其役頗浩
汗度吾歸家似在晦間耳

答李文

昨者靜能台過此為言華陽享祀時若以尤翁依
太廟享祀之禮配食於階下則以陪臣配享萬分
僭越若於翌日別享於他處則以孟月享祀亦極
未安人多以此來問者而語塞不知所對云云且
於向者 筵中左台以尤翁配享之意發端自

上以為 孝廟朝則固當配享而人臣不敢配渠
對以左台所達之言似出於未審實狀云云而罷
退矣其後闕內設壇時初欲三獻以陪臣充亞終
獻為未安領相以此陳達更以單獻定奪云云矣
靜欲作書奉質而多事未果云

華陽之事非吾義起先師於三臣傳曰進士李重明
者上疏乞立 神宗廟 上下其事朝議不一故卒
不行然 上意則以為是故即官其人愚嘗謂此議
早晚有成我 孝考當配侑而彼三臣者亦宜從享
廟庭也據此則陪臣之不當庭享愚未知其必然也

特以士民私祀異於國家之享禮故只擬武侯祠屋
隣近一體祭祀之義別祀於書室未知當時武侯一
體之祀亦以同日為罪乎亦未可知也壇祀時陪臣
不得為亞終獻之說未知出於何書太牢之祀只行
單酌極是失禮可勝歎哉設使前頭立廟自上
必難每每親行獻官非大臣而誰為之乎抑以陪臣
為嫌而時有廢閣乎此尤不成義理以靜台而亦不
免聽瑩於此尤可歎也

答季文

丙申十一月

劄疑始工初為辨正記疑而作也記疑之說舉世篤

信雖有誤處人不知其然如有疑端安得不辨乎先
生平日亦有以此稟問者熟思而不改到今後生安
敢全沒本意哉如見瑞膺語之以此為可論辨義理
與尊喪先賢并行而不相悖是故於易傳誤處朱子
極言以辨仍作本義以垂萬世如所係關重處雖礙
人眼目何可避諱哉栗谷亦於四端七情互發之論
論辨極矣如正見之一累之云豈下於偶失照勘也

答季文

有陽則必有陰有陰則必有陽有陰陽則必有五行
未有有陽而無陰有陰而無陽亦未有有陰陽而無

五行所謂五行不是陰陽外別物只是陰與陽截做這五箇底是亦二氣而已是以獨陽不生獨陰不成盈天地之間者物物皆稟陰陽之氣既稟陰陽之氣則五行之氣自不得不具此自然之造化也物物皆稟五行而成形則五行之理亦不可謂不具於其中矣但二五交感之際紛紜錯綜萬變不齊人與物所稟之氣有偏正通塞清濁明暗之異而在人論清濁明暗在物則偏塞而已暗者可使之明濁者可使之清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然則凡物亦莫不有是理由其偏塞焉牢不可開此其人物之所以異也如使

可開也卽人物何以異也蜂與蠅鹿與虎同賦是理蜂則偶開一條金氣故能知君臣之義虎則偶開一條木氣故能知父子之仁蠅鹿之不能然亦其氣之不開耳非蠅鹿獨不賦蜂虎所賦之理也以此推之於人物可見其所受之理亦同然此就萬殊中指一原之理無不同者而言也至於所謂性者其名義亦煞不同朱子曰仁義禮智猶是成之者性蓋理無形體只此心具此理而發用故謂之仁義禮智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此便是心中所具實理也此便是成之者性者也程子所謂性則理也者其意亦曰性

者卽心中所具之實理也究極至此則性之所以得名爲性者庶躍如矣以此而反隅於物獸得陰氣偏重故其性伏草鳥得陽氣偏重故其性棲木鳥喙只管熱鳩羽只管毒此皆其所成之性然也若夫仁義禮智之粹然者則無復有者然其所謂一陰一陽繼之者善無不在也是故朱子論物物各與一太極之理曰以理言則謂之全可也以氣言則謂之偏亦可也又曰理同而性不同此義最好商量若中庸章句中健順五常之德云云此言人性稟得五常之全德物之各得其偏者亦包在其中也雖然朱子曰天命

之性非有偏全禽獸亦是此理只被他形體所拘蔽隔之甚無可通處橫渠亦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閉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此則直言人之性與物之性同矣殊與理同性不同之說差異豈此所謂性亦指太極本然之理而言耶

答季文思辨錄辨破時

利心生於物我相形

利心則出於自利其已旣私其已便害於人此非物我相形而何世堂說謬矣○利心以下以此改之如何

異端

學者於異端知其說而觀其病痛則可也若專治而欲精之正程子所謂其身已化爲佛矣豈不害哉此集註所以取其專治之義也若攻擊之說則朱子一皆舍之而今世堂反掠以爲己見朱滿一笑如以攻擊異端爲害則孟子之距楊墨亦可爲害道耶○此章所辨似爲不備以此意改之爲好耶

答季文 辛丑正月

如有一分扶顛之道何敢望望然去也圃隱時有僧吟詩以呈曰江南萬里野花發何處春風無好山先

生曰爾意極好恨今已晚今二三親舊之與台同見者亦圃老之意也可敬可敬若王蠲江萬里見時事無措手處退居田野不屈敵兵而殉節此君子之常道也台須自量擇於斯二者絲韻寫出肝膈詩辭亦好但寧與肯意襲改之曰肯向秋風怨零落則較勝耶零字雖低古人物體不忌如以爲嫌零代以散無妨

答季文

謹閱玉堂草冊考據似詳備無容更議傳記中可以考證者今此所論已詳不必支煩公朝燕居服色已

有朱子參酌古今以爲萬世定制者 皇朝之制雖有異同今當一遵朱子所訓前銜服若以二品以上爲定則如曾經大諫副學之類皆同士服有所未安以堂上三品爲限則如何吾意曾經侍從雖官卑如翰注下同士服有所不安侍從則勿計品秩未知如何提調雖是權設優是一寺之長正守之長云云改以提調如何大將閫帥服所論得宜

與煜 甲寅二月

汝之服制稟于函丈則教以凡喪服皆從喪出日計朔數汝之服當於三月初一日脫之而葬日若在三月

月則其祭服雖脫勿毀發引與葬時夏著之至初虞永除爲當矣

與煜 乙卯正月

吾十四日自峽還參門生疏日間欲出高陽庄舍竢得冰解盡室入峽爲計汝亦於冷節來會於清風爲可先生昨過平丘曉往拜別及還霽谷又竄珍島此何景象此何時世欲言者長非倉卒可盡

答煜 丁巳五月

書意見悉事竟至此天也奈何吾載病決難從陸茲以小艇卽刻發行九日當到京江設或小遲晦日朝

必能得達體元疏如或未呈為我小遲一日之意急
通于體元可也

答煜辛酉

苦待中見報喜書慰倒之狀可想見也然孤露之生
觸境添懷朝日已行茶禮方揮涕而坐耳所示凡百
悉之花童雖是舊俗本夷狄之樂也只可取憐於市
童非所以悅親之具事力之逮否不須論也若笙鼓
等諸樂雖備色列陳以彰榮賜有何不可隨意為
之凡榜會出入必慎言動威儀之間亦不可放倒留
念焉汝之未還時京中或嶺南有醜正之疏則辨誣
之舉新榜不可不為留京雖苦亦不當徑還也吾再
明間復欲往拜華陽畱一二日而還耳

答煜戊辰正月

苦戀得書披慰倍萬戶布之議時未歸一關西伯曾
以西民自願戶布事通書廟堂首相及完寧陳于
榻前頃日右相忽以不得與聞辭之而西伯又上章
自明元無西民自願通書廟堂之事云可駭可駭然
推以事理必無此舉想有中間曲折而傳者失真也
家中大小安過唯貧患漸棘耳

與煜己巳二月

函丈疏後特 命削黜繼因府啓又 命濟州圍籬
此間景色何可言也昨發興溪方到鎮岑雨歇擬向
前路吾陪往中程末期遠邇似將到參禮金溝之間
而辭退矣禍機甚迫前頭事因有涯際煎迫奈何尹
慎甫丈配康津或可拜別於道傍則幸矣而未可必
也多少何可書傳

答煜已卯九月

掖庭人到見八日書知直况安迪慰淡慰淡 賜送
珍品至於七色 天恩隆重至此惶感之極罔知收
措伏受單子自此已成送矣上疏似當如來示而既

已拜領之後則結語不當以乞免之意為辭只陳惶
感之意亦無可據之例無寧以小箋略暴謝忱之為
穩而此亦惶恐難安未知何以則可耶昔者竊見先
生屢承 恩問且有 賜送松雪帖掖庭人專來而
未嘗見陳疏奉箋之事此可以為援否

答煜乙酉十一月

書至知安遣慰慰二十九日 上粹下禪位之教堯
傳舜受豈不是盛德事而 聖止春秋未暮遽有此
大處分臣民之驚惶曷有其極其日三司賓廳合辭
爭之而未蒙 允將有伏閣之舉不知晦日以後事

何如也聞巡營欲集道內守令聯名陳疏云此豈是
遲留多日之事後時之疏卒歸無益無疑矣

答煜丁亥八月

補直釐正事備悉示意朝令甚嚴為守令者從中隱
匿道理不當况帳籍所付何敢落漏書院事勢若難
支過則查報之後別為料理可也斷不可曲從院儒
之言也

與煜戊子九月

中路分張悵懷難勝吾初四宿陽山初五宿智洞昨
夕到家脚部浮痛一樣休歇四五日庶可如常也外

仙遊水石恰似中仙巖甚可愛陽山可賞者七八處
而白雲臺最奇絕恨汝之不同賞也智洞水石只是
一曲雖可玩不足與以上諸處同評大抵如懷之法
泉洞矣

答煜戊子十一月

別紙所示悉之考大明律附例註兵不用刃亦是
他物據此則笞杖之為他物明甚矣辜限既以他物
歐人限二十日則今此士人之所犯在於限外可以
不死矣所謂附例者萬曆年間修補律書者也此
在其時刑部尚書舒化序文中矣

答煜已丑十一月

冒錄汰定事事理固當而但此等事行之無漸一朝欲一切行之則當致騷擾須相宜爲之間丁如有餘地書院鄉校姑不動亦無妨矣趙秦萬來此畱二日而歸所見果如所聞矣

與煜乙未十一月

擎天壁上清潭盤若及其上翠壁廣川果是勝地伐羅之上又有文羅巖洞壑雖狹清幽可愛楓林則非以下之可比也擎天越邊茅亭是平日寤寐經營者成之幸幸又得二長木橫跨溪水作一小樓甚奇事

也

答燮乙亥七月

妻喪祔祭當依禮行之而祖妣神主奉在遠地以紙榜行禮無妨否此祭宗子當主之而宗子有故或在遠則子姪攝行亦無妨否從子今當行以妻祔祭故敢問

祔祭當以紙榜行之於卒哭翌日而不設先考神位只設先妣位禮也蓋卑不援尊之義也此祭吾當主之而病不能參則祝文當曰孝子某疾病在身使介孫燮敢昭告云云矣陳設圖在備要可考

答變丙子正月

世俗之喪室者勿論有親命無親命年老未老有子無子率皆期年後改娶此則決知其未當也謹按喪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國制則若因父母之命或年過四十而無子者許期年後改娶今從子則年少而有子恐不可以國制爲準而慈母精力衰敗已久蒸嘗中饋之事無人佐視且從子之半生身計皆貽親憂而慈母又有命不許遲待三年後此其勢實有所汲汲者然古人既有達子之訓則此亦不可不顧未知何以則爲

不悖於禮意而又得情勢之便宜耶伏乞誨教必待三年後禮之正也若奉親之人事勢切迫則不得不行權此義重於達子矣唯在汝心之商量○河鼓將星也在銀漢中牽牛在其南織女在其北諺云二星會于河鼓躔中汝以河鼓爲牽牛誤矣

答變二月

近事天也奈如何醜辱及於泉下痛心何言羸豕之躑躅固其情也時輩之至於此極亦獨何心館疏無事上徹耶批旨何如農巖事不知其所言如何望日樓院享祀當逢仲淳問知曲折然後欲作書戒之

矣任某薦事有何一毫干我事此等情外之謗如風
過耳爲省事矣
道峯追享事理至當有何可疑人或以輕發爲咎者
只爲時輩多口必有今日之所爲故欲姑待日後公
議之定此亦周完之慮也不可訛也王霸并用義利
雙行本朱先生抵陳同甫書中語尼尹以此擬於先
生移書玄石此甲子年事也其書中曰同春所謂都
是機關草廬所謂專用權數云云草廬之言有無不
得聞同春先生嘗以尤翁爲高山仰止其無此言灼
然明甚矣其假托誣罔之狀尤可痛也

答癩二月

道峯事終若至黜享則西山祠宇未成之前奉安於
德普新買壯洞家別室似合事宜矣然此是過慮時
輩設有此論寧有聽許之理乎

神主埋安或云神主坐而無臥坐埋爲宜或謂神
主之坐而無臥爲其祭祀也今埋于地中無可祭
之時臥埋爲宜兩說誰得誰失也
臥埋似得矣

女子有服而嫁則待月數之滿而除之耶抑將與
已出嫁者同而降殺之耶女子嫁而夫黨已有喪

者當追服耶若爾則其除服自追服日計之耶
女子有服而嫁則必滿其月數而除之禮有明文女
子嫁而夫黨已有喪者如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衆
子婦孫與兄弟之子女是於夫皆爲重制自不得娶
婦此則非所論若總小功則元無追服之事人家之
未見追服者良以此也耶汝之所問必爲新婦而發
而夫服當是總麻不爲追服無疑也

亾妻初期之日當遷入神主於祠堂而變只奉禩
祀無祖廟可祔則祠堂告辭以今將權安于顯考
之傍爲辭耶

祠堂祝文如示可矣

妻喪已畢將行禩祭而竊考賀循之言非宗子而
母在者杖而不禩云未知此宗子指大宗子而言
耶繼祖禩者亦可謂之宗子而若對大宗言則只
加小字於宗子上以別之然則雖有大小之別其
各自爲宗子則明矣今變是繼禩之祀者亦以宗
子自居而行禩如常禮耶抑有所壓屈而不得伸
耶

汝是繼禩之宗子何可論非宗子之文也禩祭當如
常例矣

答變

體元之大人以孝行前已 贈執義 恩典既降之
後自下又復請加優典未知事體如何若筵臣建白
則不拘此矣體元孝行亦果有人所難及者老先生
會已建白於 榻前到今呈狀禮部有何不可農巖
問答見悉此後則守靜塞兌為可其書亦勿示人甚
當真像贊農巖所作極好三百字亦自無病而無端
生事於無事之中甚可歎也

答變

七月十日

若依下教行禫如常例則當於七月過行而見方

避癘奔在他處舊村之乾淨又無其期若待還入
後行之則還入似在八月間便非中月而禫之義
以紙榜行於寓次亦涉苟且未知何以處之耶
禫祭過三月則便作過時不祭豈可等待還入舊村
稍向安淨則雖不能便入奉主行祭於寓所似可如
不得已則紙榜行之猶愈於闕祭矣

別紙

懷院座次自文翼公以下至同春先生五位初則一
列并坐矣老先生嘗以師生接膝而坐為大害於義
理勤勤教詔於諸生累年不已故畢竟不得不有東

西對享之議此則南軒荊州時與朱子所講定故例也吾於侍坐時承聞此教不啻屢十度亦嘗有因書欲論之時至今在箱篋中吾之所聞豈有差也今伯純之言如彼無乃未及聞於過庭之時而自以臆見論及耶早晚逢懷僂當以書悉報於伯純耳東西輕重非定論之說亦非無端發出向因朴子輝圖子而論其不然吾言非妄也

答變九月

道峯院規士子輩行庭揖而闕廟謁却與朱子滄洲之例有異歉歉歉從子近當出畱院齋欲與

同業章甫逐日展拜於廟前仍行相揖禮於外庭此雖非院規行之無傷耶

逐日謁廟後行相揖禮甚善然昔年齋居儒生亦行此禮齋任者諉以煩瀆并施齋罰多士一時分散人之所見之怪異有如此者奈何五日一開門灑掃每日入庭展拜而已則可免煩瀆之譏耶

答變

頃日禮官之復至始欲如前泯默禮官謂有別下傳教期於受來欲為啓聞其由而畱待回下如此則勢益難處不得已破戒仰對未知如何也萬義遷葬

之禮聞已定日廿二三間欲爲發向汝家誌文病未
構思今則憂撓之中勢不暇及留待日後如何戶判
台負荷漸重何以副應仰慮

文者對質而言人所作爲者便是文如製衣裳爲
飲食築城郭作宮室是也而三淵丈曰文者班班
也必班班而後乃可謂之文也製衣裳而或黃或
朱或青或繪以爲自天子至庶人之等級爲飲食
而排列器皿或多或小鍾楪處所不使紊亂築城
郭而高卑廣狹各隨其國之大小雉堞粉塗整齊
美麗作宮室而或崇或卑或施以彩華或塗以糞

土貴賤之分班班有序然後始可謂之文也云云
而從子之意則以爲三淵所言皆是文之極備者
而非對質而言者也中心疑晦不能自解伏乞詳
細教誨

文者對質而言必須先知某物爲質然後乃可言其
文也如以天爲質則日月星辰爲文如以人爲質則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文如以國都爲質則城
郭宮室爲文就其中細分而言則衣裳爲質而青黃
繪彩爲文城郭爲質而雉堞粉塗爲文此類何可殫
舉大抵三淵之言本自無病不須疑也汝所謂人所

作爲爲文云者有語病若然則人之所爲雖非法非度亦可謂之文耶

答變

定婚後告廟事伏聽下教矣若欲從俗禮而送幣後告之則世俗送幣例於夜半後行之夜開廟門太涉褻慢先於前一日晨謁時告之似好矣來示可矣

年大後改娶之人嫌其觀瞻之異常輒於女氏近處設次改服而去從子亦欲依此行之未知於道理無甚所害否

盛服辭于家廟禮也中路設次似未安矣

納幣與奠鴈同日是俗例也循而行之亦無妨否汝從兄與汝弟婚時皆先期擇日納幣矣

朋友之喪弔服加麻備要成服條小註載鄭稱云三月而除庾蔚之云旣葬而除云而不斷其兩說之得失未知從何而爲準耶

朋友總服雖踰月而葬當盡三月矣

家禮議婚條曰身及主婚者無朞以上喪乃可成婚其下註曰大功未葬亦不可主婚云而不論身之有大功與否身有大功之服亦可成婚耶

大功未葬前身及主婚者皆不當行禮矣

祧主臥埋之義伏乞詳教

祧主臥埋安之之義也人死必臥葬藏魂帛亦臥埋可推知也

女子有服而嫁滿月而除考之備要終不得載錄處未知何禮有之乎

通典庾蔚之曰五服皆定於始制之日女氏大功之末可嫁不可五月而除其服男子周服之內出為族人後亦不可九月而除矣是知凡服皆以始制為斷唯有婦人於夫氏之親被出義絕則除之

父在為母及為妻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禮有明文斷不敢容議而練祥之間如有閏月則將何以處之欲行練於十二月則有違於十一月而練之文欲行祥於十二月則尚未及初期退練進祥俱覺未安抑未知歲凡十二月一周而備要小註謂十一月正當期年之數亦不可知并乞教誨家禮自始喪至小祥不計閏自小祥至大祥亦不計閏父在為母與妻十一月練十三月祥實具三年之體其間不計閏月不言可知也其說詳於問解可考也

答慶十一月

與人有約不可不踐婚事是約之大者其在道理決不可失信待年之外豈有他道且幣之已納未納事體迥別此亦在商量

答慶戊寅八月

院長雖在喪不敢請於他處例也道峯自前有副院長請之何妨以院事納拜院長時著頭巾今為其弔問而進著笠可也頭巾非但駭俗無所當矣

答慶辛巳二月

似聞二先師從祀之論發於泮中何其不思之甚耶

須言於獻之諸人期於必止幸幸

答慶六月

齋洞所白事悉之吾意士子如處女為他人作媒豈是道理即今洛中風習馳騁於聲利場中不復見恬靜自守之人汝畱心古書見讀輯要而反不免此習栗翁之言曰所讀者聖賢之書而所為者世俗之事正指此也然汝亦不自知覺而然讀栗翁書漸熟則必無此患唯此之竢耳

答慶十五日

人來聞安過慰慰吾病已復今日加麻而哭啓以慘

慟慘慟谷雲丈無病乘化自家則十全而清修實德
如此丈者何處得來痛悼無已

答變七月

近况何如聞以晦間入峽凝佇凝佇此中吾病漸蘇
而室店猶未離却可慮見修撰書知汝與戶判不相
樂至於仲和移書告絕於汝極可驚心無論所爭之
是非戶判是齋洞切親在汝為尊行為子弟之道敢
與大父相抗此豈道理况聞庶祖母言汝之慈堂無
顏於戶判至欲移家汝所執不知何事而不體老親
之憂念此亦不可使聞於人嘗謂汝解事凡百欲與

之消詳不意今日迷劣如此人固未易知也可歎可
歎未發行前泥首趨謝於戶判兄弟得其和解而後
下來為可不然亾友營葬雖急不可輕發遠行以傷
母心也大學於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其已忘之耶

答變癸未四月

前後三書并悉之樓院事極駭極駭章甫之齊憤固
其宜矣未知已能辦疏事耶蓋是一大世變不幸甚
矣○冠禮若行於此處冠後拜於家廟則吾當為主
人以衆子禮行之今地遠只當告于汝禰廟則汝當

為主人以長子禮行之無疑矣李成坤冠禮文叔行於老峯宅維久欲以衆子禮行之峯爺命用長子禮其時吾意亦然

答變 九月

納幣書式輯覽具載如欲製用取程朱啓體為妙不然則用丘儀可也伴以酒果既載家禮用之亦無妨矣

答變 甲申上元日

吾於歲後入華陽以上丁行新祠享禮初九歸家而勞憊成疾迄今呻吟耳日昨史官宣批辭旨極其

隆重惶恐悶迫因知攸措也接婦禮備儀行於中堂別以淡粧見於老親何不可之有如示為之井邑碑左台雖未即撰吾則決難代斷矣最長房奉祀必嫡房俱盡然後歸於庶孽蓋庶孽雖屬尊不得先嫡姪承祀也

答變 二十七日

筵說伏讀以還有以見 聖旨卓然雖啗龍跛躄之人豈不增百倍之氣哉感泣感泣左台書迄未來到有何事端而然耶慶尚右兵使鄭履祥是誰家人耶曾無面分若與水原不相熟則其饋無可受之義須

揆問於水原及他人而示之其書姑畱此其物亦畱
彼以待之餘在他紙

人若當雍糾妻之事則何以處之告則夫死不告
則父死其勢旣不得兩保則無寧兩告而自死付
其夫與父之死生於不知之地是果處變而得其
宜者耶若告而後死則是亦夫因我而死也雖死
亦何益於自處之道乎如雍糾妻之不死大無義
不足論也呂東萊之立論太高爽不可講也伏乞
商量誨教

雍糾妻自死之外更有何道理

答癩二十八日

禹生誠是佳士吾所甚愛而湖右卽今名儒甚多如
韓元震李柬尹焜皆不易得之人也老泉欲以禹君
薦於朝舉爾所知之意可尚也若夫某官之當否吾
以草萊之人何敢干與昔伊川先生亦不應宰相之
問矣餘不盡

答癩二十九日

曹隸來見書知生男子喜甚左相書見之筵話亦到
聖旨卓然如此伏讀以還不覺淚落霑衣自上
使問賤臣之見略以別幅復於左揆而大抵以將順

為義矣答草忙未書送當竣後日耳華陽享禮時吾
與汝九溪衣延豐黑團領淳令以重服進去而不參
餘皆青衣頭巾儀節略遵鄉校笏記而參用滄洲釋
菜儀矣餘不盡

答變

家廟大小薦獻宗子若不在或有疾則焚香奠酌
衆子當代行耶主婦代行耶

家廟大小薦宗子有故則使子弟代行可也何必主
婦為也

答變十二月

家廟大小獻子弟代行事伏聽下教矣龜川丈曰
主婦是配主人而主宗廟之祀者則主人有故主
婦當代行無疑矣豈有舍主婦而使子弟代行之
理沙川金諮議曰主祀是男子事婦人何可代行
使子弟行之為當矣未知前日所教有何所據耶
今戶判為關東伯時其家廟行時祭或以芝湖公代
行或以君晦代行當時有稟于老先生之事其夫人
在家而先生之意如此可為今日之援證周禮天王
有故則大宗伯攝行未聞以后代行也然則古禮之
意亦可推知

湖中人有兩目俱盲者老而未娶私其家婢生子矣及死其子服喪三年其家婢又死其子服心喪再期將盡於來月矣龜川丈曰天下無無母之父又無無母之子似當題父之主以顯考題母之主以顯妣而立兩廟各奉兩主以別嫌其服心喪者已誤矣又當追服以盡三年云云此說似未安矣然考之先儒禮說終無講定者雖欲旁照亦推移不去未知何以則可合於處變之道乎伏望商量教誨

凡爲父之妻者爲子之母何敢以父之婢妾稱顯妣乎極不可極不可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此爲其壓於父而不敢也非以其壓於嫡母而然其人之行心喪殊得禮意追服三年似無謂矣若別室祭其母云者可矣而亦不可具備廟制矣雖質卑者父若備禮娶之生時與之齊體則子不敢論其貴賤如此者稱顯妣可也不然何敢爾也此人之不得服母三年以其承重也若有其弟其弟雖不稱顯妣可以得伸三年矣

答變 閏十月

古語曰火焰崑山不燼唯玉據此則無不燼之石可

知也煨之半日而成灰則其燼也亦遲矣設今不幸而火延松楸不過食頃而火過豈至如冶爐半日之煨哉勿復過慮依前所定擇用礪山石爲可先山所樹兩碣俱是礪山文殊寺近處所伐者也其下有宋氏始祖墓矣恩津德遠堂石品與礪山石大抵一般而自完營言之輸致頗遠何可舍近取遠哉無等細石品似江華而色則不及且見古刹所立之碑細石多剖決反不及軟石滄江谷雲皆不取吾意亦然矣

答變四月

懷行當發於再明而吏郎之離京日期未之的聞恐

或禮日差退畱滯多日可慮館疏云云何以出場耶石谷懷中之人曾有配享興農書院之議而未定今所云云必是此論復起而汝所錯聽也若配坐於影堂則事體失當更爲揆示

答變十二月

府院君家因其懇一往何難安至此吾意不以爲失著矣此處今年扇到甚些僅分於一家而不足鄉人求者如麻而無以應之矣且念吾少時士夫家風習未有賣扇者今若不分知舊而送于譯官家則雖是書冊之債不亦未安乎蓋朝家之不禁扇曆封送欲

其遍布於國內貴者獨專而為利亦甚不可矣

答變 戊子六月

此非但火症之故心量自狹不能忍耐之致孰讀心經涵養日久則量自弘而病自除此是治火之良謀而不知汝果能真實加工否如其不然而只以藥物責效恐無所益而卒為終身之患也呂伯恭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然有覺病根自除此等處真可法也

答變 癸巳二月

葬後朝夕上食主人焚香薦酌例也布網巾非但用

於入廟時筵几大小祀時著之亦可此雖常著何所不可

答變 甲午十一月

入廟告辭當於大祥前一日告於祠堂用酒果告辭曰顯妣大祥已屆明日當入廟傍尊位亾室位雖不別為告辭酒果則似當并設入廟後奉于考龕之內別用卓子待吉祭合饋之祥禫間朔望節日無奉出神主別設奠之禮

答變 十一月

祥祭著微吉之服祭訖返著微凶之服禫祭著吉服

祭訖著微吉之服以至吉禮後復常似合禮意此沙溪先生參酌古今之所定也微吉之服常著白直領吉服古用色衣今則似當著白衣微凶之服稍麤練布直領微吉之服常著白直領五禮儀男子大祥白衣白靴婦人大祥純用素衣禫祭白衣青裳

士庶之國恤服制既是生布衣麻帶則白笠似斑駁故限率哭欲著平涼子未知如何似聞芝村丈平居著白帶出入從國制著麻絞此與從子所稟有異矣私服則雖喪人入家廟時用墨衰而一國通行之喪無壓屈之義家廟晨謁及朔節焚香

時以布衣麻帶行之矣如何如何

平涼白笠無甚異同只當依朝令行之王朝之禮非草野人所當參涉遵用時王之制可也芝村事有不敢知也出入家廟布衣麻帶似可

答族姪焜

曾見唐本儀禮其疏記中列父為長子不服三年者四種其下又曰養他子為後亦不服三年此蓋認作傳重非正體之義也然攷黃氏續通解楊氏儀禮圖家禮集覽源流皆不著此一段無乃有意而刪去耶程子漢議時曰陛下仁宗之適子朱子論胡明仲曰

先生文定公之適子據此則所後子亦可謂適子何可與所生子分看哉以此律之姜友之爲嫡嫡相承似或無疑然玄石之言亦據疏說未可謂非也

答定性丙申閏月

比日諸况如何震兒無恙否懸懸此中丹陽昨已投紱歸家矣臺言尚寂無乃停止耶門疏切勿追呈事頻飭瑞膺爲可泮疏已上而批旨如何恐徒增風浪耳辛亥事先君子手筆尚在當時實狀人皆知之玉堂云云師門手書旣指其做出之人皆不足驚也所謂明洞日記無路得見其中所記何事痛惋痛惋

卽見鄭長源書與別紙集解事傳說於李真儒云云全是白地構誣駭痛何言鄭於明日上洛洛中人可以詳知矣許璜者吾於師門親見不啻十餘度矣先生答書中稱木川人云云亦非實事也無乃誤聞耶洪士能書可謂醇乎醇矣可喜可喜

答定性十月

吾病幾盡差復而猶不無餘症矣海昌都尉之喪慘傷慘傷善類之凋零如此尤庸歎惜時象日益波盪前頭之憂可言唯是天鑑孔昭頌祝頌祝御筆院額之頌曠絕古今斯文之榮世道之幸何可勝言

泮疏停止甚幸 處分明正羣邪之簧鼓不必一一盡辨况請召之舉尤極無謂如逢親知力止為可

答定性丁酉

初三書審新春安過一命可喜家貧親老不為祿仕古人謂之不孝何可自高而不為應命耶金朴趙諸人皆是永感下出處得以任意與汝不同亦不可視而為義速為出仕可也

答定性二月

日間何況聞稚舉率子弟到蘇堤見漢源及文相兄弟從容說破仍為文告伯純神主有今日之舉靈若

有知亦必恨其不早之語翌日稚舉家婚事漢源為執事云喜幸之極無以為諭

答定性二月

聖患有添無減溫 幸已定云不知 臨浴後利害如何焦慮萬萬睡翁諡事宗伯之見本自是當大臣與閔台之言誠不可曉也以近例言之聽松野隱花潭皆官卑而以追 贈頒諡何故作此異見耶 萬東廟田民 賜給事似非禮部句管往見禮判揆問以示之

答定性三月

聖體臨浴氣候平常亦不無新效慶忭何極此畱槐山十餘日堇免大段疾患矣六日之內史官四至俞內翰相守多日勢甚窮迫矣 恩旨去去愈隆至解職名以召其在道理分義不敢偃伏今方發行前進前頭事罔知攸措也

答定性五月

書來知支勝多慰此中免恙已幸家舍滲漏之苦何可恤也東谷之行從雪雲路或騎或輿可以致身江水甚盛乘舟反不平矣破舊墳棺槨無傷則啓棺亦重難汝亦當矣入廟告辭時汝輩以頭巾直領行禮

可也

答定性八月

合葬時用一槨則內喪棺頗短槨內多空處若用隔板則似無此患未知如何

當用隔板長短各稱內棺

備要改葬條有設靈座而無設靈寢之文雖有其具恐不當設未知如何

春堂改葬時子華問靈寢於尤菴先生答以當設今此改葬亦當設之而既無平日衾枕不過數日之用備之誠難故欲不用矣

改葬虞祭條曰既葬就墓所靈座前行虞祭註語
類答王肅問曰看來也須當反哭於廟但丘儀行
虞於墓世俗皆遵行似不可廢也今番葬事時新
舊喪并行虞祭則內喪虞祭不當先行於墓所耶
也須當返哭於廟是朱子語但丘儀以下是沙溪語
虞祭當先重後輕外喪初虞行於返哭後則其日又
行內喪虞於墓所勢有所未及吾意依朱子說不行
內虞可也蓋虞祭者欲神之依於此主也今神主在
此祭不亦無名乎無已則返哭時設奠於墓前而歸
家奉出神主於中堂哭而奠告如備要爲宜從前吾

見本如此

朝祖之禮以魂帛替行雖非古禮亦無所害否
奉柩朝祖禮也祠堂中門若狹小則毀之未安以魂
帛代之先生發引前一日自興農奉柩行禮於蘇堤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

太極圖說示舍弟季文兼示玄石 己未正月

太極圖說解曰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夫太極理也性亦理也非二物也人物之性不能無偏全則何以曰全體各具耶乞賜明教

右季文問
玄石書

示諭謹悉所謂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云者只是欲明五行各具之性其本皆從太極之全體出來初無不同焉耳其實太極之全體決

無該徧合同於各具之中之理何者原天命流行之始固無人物徧全之異而逮形氣拘滯之後又因物之剛柔大小而自致其理之不同所以水只有水之性火只有火之性非復原初渾然太極之全體然也蓋此文義正如中庸章句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者然其實健順五常之德有非萬物之所得盡則是亦從其本而言之故也今於此等處不能沉潛及復活看而默識之渙然自得於聖賢言意之外而必欲強求太極全體於五行各具之中所謂以辭害意殆

無是理矣孟子生之謂性章集註及雲峯胡氏所論最為詳盡夏與庸學或問首章互加靜閱則自當融釋幸於此畱意焉

右玄石答李文書

來諭以為原天命流行之始則固無人物徧全之異而逮形氣拘滯之後又因物之剛柔大小而自致其理之不同非復原初渾然之全體云者此若別為一說則却有是理初無不可者但以此釋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之說則或似不襯何者朱子曰合而言之則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各具一太

極者卽一物各具之全體也今若以各具者爲偏而統體者爲全則人之性亦萬物中各具之一也亦謂之偏而不全乎且曰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是亦男之性女之性皆可爲偏而必合男女之性然後乃可謂之全體乎以此而觀之是統體之中自分萬片一片爲火之性一片爲水之性又一片爲某物之性必合萬片而爲一然後方可謂全體之太極若單舉一片則固不得爲渾然之體而有所虧欠空缺矣若

如是則萬物所稟之性只當曰太極之一端而不當曰一太極只當曰偏而不當曰全體只當曰各得而不當曰各具也來諭又謂所謂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云者只是欲明五行之性其本皆從太極之全體中出來而其實太極之全體決無該徧合同於各具之中之理若此段本意果如此而其中語勢乃如彼則不但理有所局文勢亦似不順此老平生言語明白易曉決不若是之未瑩也此實可疑也幸乞更賜詳教右李文再問玄石書前日太極全體之說每爲左右思之未得其衷適

與金君士直邂逅言及此事似亦無所參差遂更
商量始知鄙人所以仰報者誠有未盡蓋其所謂
水只有水之性火只有火之性非復原初渾然太
極之全體者固自正當第其所以爲水火者無論
精粗大小莫不自然完具於其中是亦可謂渾然
太極之全體而無所妨者此本圖解之意而不能
淡會至謂是亦從其本而言之則其誤大矣常考
其總論有曰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
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
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

又通書理性命章小註問如此則太極有分裂乎
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
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
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又曰此理處處皆渾淪如
一粒粟生爲苗苗復生花花復結實實又成粟還
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箇箇完全又將百粒去種
每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以此推之水中
之月非眞天上之月而爲月則同百粒之粟非眞
一粒之粟而爲粟則同此乃可謂渾然太極之全
體而無所妨者然其所謂水只有水之性火只有

火之性非復原初渾然太極之全體則終有在也
如是說得上下周徧方無透漏未知於雅旨復以
為如何耳

右玄石再
答李文書

語其理則無不全論其性則有偏全何者天賦之理
則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先儒曰性命
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不合看又離了不
相干涉知斯說則幾矣蓋嘗論之盈天地之間者莫
非物也而物物之中莫不有所以然之理斯理也命
之曰太極太極者極至之謂也何以謂之極至也其
為體至神至妙不可名狀故特強名之耳是以論其

一原則沖漠無朕萬象森然此所謂統體一太極也
語其萬殊則萬物之中一理貫通此所謂各具一太
極也雖然統而一之非所以集而成也散而萬之非
所以割而分也本體之中流行具焉流行之中本體
存焉無彼無此豈有大小不見有餘寧見不足要之
不過曰至神至妙而已凡物有形體然後方可言彼
此有彼此然後方可言大小有大小然後方可言偏
全是物也既無形體又無彼此雖欲言大小偏全其
可得乎然此只言理之本然也若論人物之性則又
有其說蓋非氣則理無所寓非理則氣無所宰天以

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性之爲名於是乎立矣唯其氣質之稟有萬不齊故理寓於氣者亦不得不有萬不齊栗翁之詩曰水逐方圓器空隨大小瓶儘善論也是故飛走之性不得與人同草木之性又與飛走不同如木之氣稟得重則仁底意較多金之氣稟得重則義底意較多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其大略也唯人也稟五行之正氣以爲形則亦得五常之全體以爲性斯其爲萬物之最秀而聖人又其秀之秀者也由是觀之性之本體初無有不全而其所以有偏有全者氣之爲也氣全則性全

氣偏則性偏又何疑乎是以栗翁之言曰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氣之局也人之理卽物之理者理之通也惟此一言可謂發千古不傳之妙矣嗟乎非知道者誰能識之客有難之者曰性卽理也理卽性也今子析而二之無乃太劇分開乎曰此非某之所初也聖賢已言之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朱先生曰仁義禮智猶是成之者性上面又有一陰一陽之道繼之者善先生又印或人之問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經傳所載此類甚多子歸而考之可也

論性說戊戌

聖賢論性其說大槩有三有除却氣單指理而言之者有各指其氣之理而亦不雜乎其氣而爲言者有以理與氣雜而言者專指理而言則太極全體無物不具而萬物之性皆同矣是則一原也而朱子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者也各指其氣之理而言則陽健陰順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其性不同而亦不雜乎其氣之清濁美惡而言故其爲健順五常猶不失爲至善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而人物之性不同矣是則分殊也而朱子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民之秉彝

這是異處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便是存得這異處方能自別於禽獸者也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則剛柔善惡有萬不齊人人物物之性皆不同矣是則分殊之分殊也朱子所謂剛柔善惡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者也雖然太極全體隨其陰陽五行所寓之氣而名其爲是氣之性者爲健順五常健順五常之性雜其氣質清濁美惡有萬不齊者而言者爲氣質之性則其實只是一性也今之學者只知有單指理雜理氣之說而不知有各指其氣之理而亦不雜乎其氣之說故其論健順五常同之於各具太極之義

謂陽亦具健順五常陰亦具健順五常草木禽獸莫不各具健順五常而於經傳所論健順五常人物不同稟之說則一切皆歸之於氣質善惡之性豈不可笑也大率其病在於性道本原義理精微處初不可以幾及而依俦間得道理名目髣髴窺見性情光影便自擬以豁然大悟輕肆自信大言來辨甚可悶歎愚於未發論心其說亦嘗有三曰未發之心無善惡之可言李器甫非之而擬之於胡氏之性無善惡又曰未發前氣質亦有清濁善惡之不齊李公舉非之而擬之於荀揚之性惡性混又曰未發之心何嘗有

惡則公舉是之而極其獎詡其非之者固不識余意而其是之者亦非知余者也蓋心卽氣也氣有清濁粹駁之不齊而清粹者發而爲善濁駁者發而爲惡當其未發也氣不用事而善惡未形故謂之無善惡之可言愚之所謂無善惡以氣而言也胡氏所謂無善惡以性而言也烏可比而同之也未發之際善惡雖未形而氣稟本色清濁粹駁則自在矣故指清濁粹駁而謂之氣質不齊愚所謂不齊以氣質而言也荀揚所謂惡與混以性而言也亦烏可比而同之哉未發之時氣稟本色雖有不齊而氣不用事一於虛

明故指其虛明者而謂之何嘗有惡愚所謂善以氣之虛明者爲言而性之善却不因是而善也公舉所謂善謂氣質皆極於清粹而性之善亦因是而善也其指本自燕越今乃欲援而附之已說不亦可笑乎至於性則理也萬善具足安得以善惡與無善惡爲言也其善本善安得謂由氣之善而善也若其兼氣質而謂性之有不齊者非性之本體也非性之本體則兼氣而言別爲一義亦何妨於性善之本體若以兼氣言之者爲有妨於性善則明道所謂纔說性便不是性亦將有妨於人生而靜天之性之說耶不識

理氣之情不識人之本意而各以己意揣摩而欲與奪之何其不思之甚也

近聞公舉以爲心與氣質有辨以虛靈知覺貯於方寸之內者爲本然之心而是心具本然之性血氣清濁充於百體之中者爲氣質之心而是心具氣質之性然則本然氣質分爲二性各居一處而虛靈知覺此心之外又有所謂心與性也此一誤也又曰聖人天君常主宰血氣常退聽而方寸虛明此則大本之性所在也衆人天君不能主宰而血氣常用事於方寸之內此則氣質之性所在也然則聖人氣質之性

常居方寸之外百體之中衆人氣質之性每自百體之中超八方寸之中矣此二誤也又曰未發有中不中之分而大本之性在中底未發氣質之性在不中底未發然則聖人未發無一刻不中底時節者將不得有氣質之性矣此三誤也此三說經傳之所不槩見儒者之所未嘗道而公舉自以爲是執迷好勝甘自誤了良可惜也

書贈金進士光五

橫渠講道於關中必使學者先用力於禮蓋禮者日用之常體有所講習則行之有據而不爲空言故也

今觀吾友所纂禮書博采諸家之說必以家禮爲準則雖毫忽之微不明不措其用心亦勤矣循是而往其進可量然朱子嘗曰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近世又有栗谷先生所編聖學輯要體用該備階級分明皆作聖之指南也苟能於此焉孜孜何事不濟程朱以來相傳旨訣不外於是願吾友勉之勉之

書贈尹生杓

不遠復是屏山三字符晦翁每以此教學者今士瞻患屢失屢悔請余加藥余豈有神丹妙劑敬以夫子所教三字應之士瞻須服膺勿失也

贈申正言 哲燕行 己亥十月

謹則寡悔廉則威兮事遇至險視若夷兮操之有要終允臧也陽德必昭采宜詳也

贈尹生 魯東○癸巳三月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須勇猛奮發必以聖賢為表準母或退轉尹聖照從余游將歸請贈一言書而歸之

四七互發辨

栗谷先生曰發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淡味此言可辨互發之說矣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蓋栗翁所謂氣者

卽心也所謂發者卽心之用惻隱也所謂所以發之理卽心之體仁也孟子之言如彼其分曉何故以四端偏屬於理發也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之發卽為七情則七情之發於理子思已言之何故曰氣之發也蓋性發為情是不易之說而非氣則亦何能發乎

朱子於公孫丑集註曰人之所以為心者不外乎是四者據此則七情之包在四端之中可知何故分屬於理與氣而謂之互發也

人心生於形氣之私此氣字指耳目口鼻而言也七

情發於氣此氣字指心而言也字雖同所指絕異而
從古諸先賢每曰人心道心既可如此說則四端七
情獨不可如此說乎無乃偶失照勘而然耶

陰陽之動靜是所謂氣發也然濂溪曰太極動而生
陽云云所謂太極者豈非所以發之理乎若如互發
之說則太極之動靜與陰陽之動靜判為二物其可
成說乎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濂溪說實本於此

勉齋集辨

答李公晦書云云

喜怒哀樂情之發於心者也無論形氣之發性命之

發皆有喜怒哀樂今勉齋乃以發於此身者為喜怒哀
哀樂然則發於此理者不可謂七情耶文武之怒孔
顏之樂非發於理者耶朱夫子立言垂訓皎若日星
而一傳而微言大義已晦良可歎也

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是人心也
今以發於耳目口鼻者為人心發於聲色臭味者不
可謂人心亦未可曉也

聖人之於聲色臭味事事中節而已今日聖人未免
於逐物亦不可曉

以人心道心擬之於易之器與道亦甚不然

復葉味道云云

不愠然後君子與君子然後不愠二說自是一意勉齋之一是一非愚不能曉得

言有餘言易肆未知其不同何故以易肆為是而有餘為病耶未可曉

無寬敬哀則以何者而觀其人哉

人而無信如車無輓軌以何物而行於道哉○以何之以字其義果同然集註所謂不可以行亦與何以行意同恐不可一是一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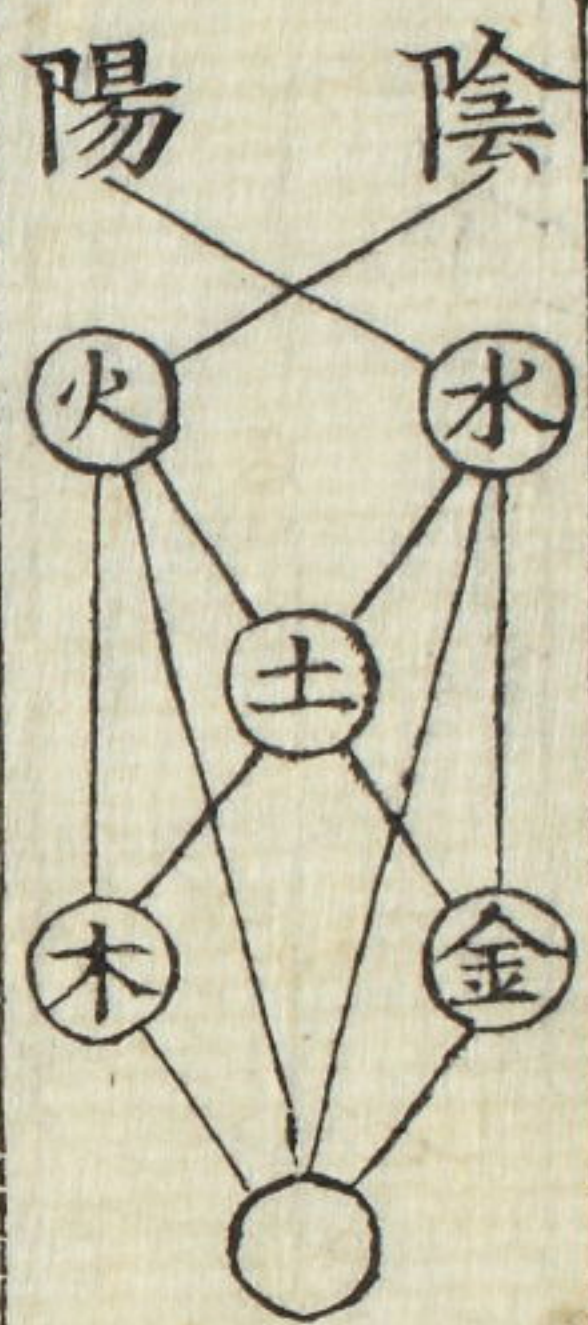
志於道立志之事據於德誠正之事依於仁成德之

事游於藝小物不遺之意

中庸論曲禮三千而曰苟非至德至道不疑以此觀之雖依仁之後安得不優游涵泳於禮法之場哉朱夫子先後之序云者未見其欠也

朱子嘗曰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為先三者為後若論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為末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云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朱先生註說極用商量盛水不漏而勉齋不自量容易雌黃可歎

圖解記疑 己未正月



朱子解○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金陰釋故次水木陽釋故次火

勉齋曰陽始生為水尚弱到生木已強盛陰始生為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如此則水為陽釋木為陽盛火為陰釋金為陰盛不知圖解所指如何又曰五行之序某欲作三句斷之曰論得數奇耦多

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

圖解正當而勉齋說如此可疑水雖生於天一成之者地六則豈非陰乎火雖生於地二成之者天七則豈非陽乎於坎離二卦可見中一畫生之也外二畫成之也此河圖自然之象也且其論始生之序必以木居於火前亦不可曉蓋乾坤互易得坎離坎離匡郭乃成生物之功木亦物也不先生坎離木何從而生乎一者父也二者母也合一與二而乃成三木生於三則實水火之子也夫豈有子先母生之理乎且

於人物之胎育最易看朱子曰陰陽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句煖者爲魂又曰既生魄陽曰魂此謂纔有魄便有魂也魄者腎之靈屬坎魂者心之靈屬離陰陽造端坎離相濟然後五官百體可次第而生也由此而推之太一之初第一生水次生火然後方可生木生金生土五行既生然後萬物可以氣化矣然則陰陽之位置生質之次序當從圖解不可易矣己未正月下澣在遂菴偶閱圖說至此而不能無疑聊書一斑之見

圖解曰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

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

一二三四質生之序春夏秋冬氣行之序也此河圖自然之象也一三陽也二四陰也春夏陽也秋冬陰也其所取義各有攸當然水火之陰陽變而木金之陰陽不變者何也抑老變而少不變之故耶日昨汝和疑此答之如右聊記之

木得元之理草木之類

元主生生故木能生而長長而實實復生蓋元包四者故生長收藏唯木兼有之四行不然

火得亨之理

亨主長盛故火始生焰焰延而終至炎炎且亨有明達之義故火之光輝明達

金得利之理

利主斷制故斧斤能斬截且利有成遂之義如秋氣肅殺能成遂萬物也

水得貞之理

貞者物之幹也有終萬物始萬物之義故甘雨生物大水壞山襄陵魚鼈生於水陸族死於水大抵木火陽也能自小而大金水陰也有耗而無羨亦陽進陰

退之意也然火盛則自滅水極則必決此則老變之故也金不自贏木不自縮此少不變之故也

臆見如此書以記念但未有前輩議論未知不悖於理否終當仰質於丈席

一物各有五行之氣矣細推納音之理試以坎之一宮言之子水也其中有甲子金丙子水戊子火庚子土壬子木五氣備矣

通文

代忠州儒林通諭道內文 丁卯三月十三日

右文以文元公沙溪金先生從祀文廟之請齊聲

閤事嗚呼今去先生近六十年矣後生小子既不
得親炙則其道德光輝之盛固不敢隱度論也然其
流風餘韻尚令人興感而夷攷遺編亦可以想像其
萬一矣蓋惟我東方性理之學肇自圃隱而逮夫五
賢之作駸駸乎洛建之盛矣於是乎栗谷先生近承
靜退之緒上接考亭之統蔚為吾東之大宗師而先
生即其高第弟子也先輩之正論士林之公義莫不
以適傳歸之此非一方之私言也其淵源之正大有
如此者窮理以致其知友躬以踐其實居敬所以成
始成終也而先生之所自為與夫教詔後人者必以

此三者為入德之要使千聖相傳心法學術無偏頗
分裂之弊而垂之來世得有所據守其門路之真的
有如此者寧學聖人而未至不肯自安於小成德既
邵矣年已高矣孜孜不怠唯恐日力之不足常以致
澤繼開為已任其規模之宏遠有如此者沉潛理窟
日夜覃思自造化性命之原以至日用事為之末靡
不精研洞究不差抄忽時有獨得之見迥出諸儒之
所未到而攷之朱子之說脗合者多其造詣之精淡
有如此者毋自欺慎其獨是平日最所自勉者充養
既淡德性渾全望之宏偉廣大莫可涯涘即之和氣

薰然如坐春風其用工之嚴密成就之崇渙有如此者至於接引後進無論幼賤必開心見誠隨其才品循循教導使人自然感發而興起其誨人之不倦有如此者嘗謂朱子於經書史書發揮釐正無有餘蘊傳之萬世如日中天而獨於禮書未及了當蓋嘗託之勉齋而勉齋之踵成者猶不無可疑則真所謂遂成千古之恨者也晚年遂專意禮學殆忘寢食博采諸家會而通之所纂喪禮備要家禮集覽疑禮問解禮記記疑等書毫分縷析置水不漏而一主於程朱之說使國朝典章私家經變皆有所折衷大小由之

無所疑貳則朱子之所恨者至此而庶幾無憾矣且如經書辨疑近思釋疑等書又可見講明義理羽翼經傳之功矣噫我先生之德之功如彼其盛大而朱子栗翁之道賴而不墜則斯可謂一代之儒宗百世之師表而從祀之 典尚今寥寥豈非 聖世之欠事而斯文之至恨也耶此論之發蓋已有年前後陳章亦非一二而 聖意持難尚未準請多士贊抑爲如何哉茲欲與道內諸君子合辭陳疏以期回 天伏願僉尊趁某日齊會于某處以爲一時西上之地千萬幸甚

崇賢書院通諭中外文

右文爲尤菴宋先生奉享於崇賢書院事嗚呼惟我先生禍變之後凡我後生小子之含忍痛冤靡所依仰者六年于茲矣何幸 天日重明 聖心快悟既復其官爵矣又遣近侍賜祭矣又 命有司將舉易名之典矣凡所以昭雪冤枉隱卒褒德者無有餘憾矣然則今茲俎豆明宮以寓羹墻江漢之思者其可以少緩乎嗚呼先生生朱子數百載之後乃能由溪門而泝石潭由石潭而泝朱子使朱子之道煥然大明於後世則雖道大難容未究其用而其闢邪放淫

繼往開來之功可謂建天地而質鬼神矣當天地晦塞之日又能翊贊 聖祖奮發大志使春秋之義卓然如青天白日則雖天不祚漢大業中乖而其尊周攘夷正倫明彝之烈可謂貫日星而撐宇宙矣嗚呼先生之道德文章規模事業若是其盛大光明而生未展萬一於世歿而貽千古之痛豈非天也豈非天也嗚呼泰山喬嶽之氣像海濶天高之曾襟今不可復見於斯世則唯是妥靈揭虔以爲一邦之宗敬者其不在於婺源之祠乎唯我懷鄉有崇賢書院者舊奉文翼公冲菴圭菴三先生而後又以沙溪同春兩

先生追享焉蓋我先生自少至老講學游息之所也
今者多士合議將以某月某日奉我先生位版餼享
以舍菜之禮凡諸遠近同志想必有感慕而來觀者
故謹此先事通告

呈文

清風一鄉呈府伯文 戊寅四月

伏以世俗衰弛民風漸薄其於父子夫婦之間能盡
其倫者鮮矣厥或有之任風化之權者可不思所以
表章扶樹以振頹俗乎本府水下面居故通德郎李
緒妻尹氏性行出人在辛卯七月其夫斷指於母

病因致不勝喪而歿尹氏號擗隕絕水漿不入口者
八日計欲自縊而從之一家諸人使婢子晝夜護守
互相慰諭曰親老在堂二孤兒纔七歲與二歲耳不
此之顧而遽爾自滅則終不免為不孝不慈之歸而
亦何以慰夫子泉下之望乎尹氏久而後乃悟匪勉
不死然罕近饘粥枯槁難持其父正郎惟謹聞其如
此送子昇去百端寬譬僅延縷命矣及夫制終之後
其父勸復常饌則答以未亾之人忍至今日者徒以
親老子穉之故耳悅口之味僂身之服豈安於心乎
其哀痛之辭實有所不忍聞者故父亦不敢強逮諸

子之長成又每泣勸而輒牢拒不從遂以蔬飯苟過者五十年如一日雖既老之後每遇喪餘則摧毀若鬻括時年七十六以去歲臘月終鄉里感服遠近嗟尚若此者真所謂能盡其倫者非耶蓋李緒之母洪氏以孝烈稱緒與其兄績俱以孝著 朝家旌表棹楔相連鄉人呼其洞曰百源而今尹氏之行卓絕又如此豈不尤可奇哉民等耳濡已熟不宣泯沒故茲敢同聲告知于城主閭下伏願枚報巡營轉聞朝廷以爲旌善警俗之地不勝幸甚

蓮池契呈文

云云本契盤石坊故學生趙聖佐妻權氏承義副尉尚友之女也天稟仁孝其在幼年盡禮於母喪其父鰥居竭誠奉養歲庚申年十九而嫁夫黨莫不服其懿行逮至辛酉冬其夫重得奇疾其父所患亦方沉劇一室之內兩病濱危權氏不解帶不交睫夙夜擁爐親嘗藥餌懷妊滿朔不少自恤嚴冬處冷不暫休息粧奩衣服盡歸藥債病人不食亦不進食似此喫苦經年如一日壬戌三月權氏解脫得男而屏其兒不見曰吾若眷戀此兒救病不專一卽日起行未幾其夫不淑權氏有自經之計瞰人之無就殯繫頸爲

家人所覺幾殊而乃蘇諸父問其然也詭辭給之曰
自決便是凶終如是者不得與其夫同穴權氏對曰
兒實妄矣今日擬決死自此謹奉教仍自懷中出五
六幅諺書俾納于其夫棺中蓋皆誓死之言也纔過
成服其父繼歿自此死志益堅頻自躓於堂下丈餘
地百體碎傷脇骨中折粒米不入口蓋其意若不致
傷而死則必欲因餓而自盡也自初終以後不離喪
次哭不絕聲委伏苫堊不脫衰經揮卻溢糜俾不近
前只以冷水潤喉以繼哭泣隣里不忍聞其聲至欲
避去行路亦爲之流涕遠近皆稱曰孝哉此女烈哉

此婦然能支延縷喘以度數月亦是怪事筋骸盡枯
頭髮蓬藤體無一點肉變成鬼形家人見之亦不識
也竟以十月初二日溘然自盡此遠近族黨左右隣
并之所共見所共聞者也今至二十年莫不同聲誦
美吃吃不已若此者可謂能盡其倫者矣茲敢聯名
報知伏願轉聞朝廷以爲旌善警俗之地不勝幸甚
語錄

華陽語錄

問先生於心學工夫一生用心願得聞工夫次第答
某則心麤非不欲勇猛加工而未見實效到今血氣

已衰思慮漸寡心境自覺安靜矣大抵此事甚難如春兄資質自高非某所及而尚自以為制心未易况如我者乎

問中洞後人謂先生昔年與其大人書有同春昏弱之語欲以為離間兩丈家之計聽者不察頗有云云未知此有苗脉否答此全是孟浪歲久之事雖難記得豈有心裏所無之事發於言說者哉春兄天稟本來明透必不以昏字加之覺言之起於中間無疑無疑

先生嘗曰自老先生易簣之後無所依歸以所事者

事慎齋欲為卒業之地而終未有得至於儕友則無大段得力處而只於同春資益最多若文字則儕友或不能無資於我矣

己巳行中語錄

南遷 命下後親舊之來慰者皆曰時事可驚則先生輒應曰知有此事久矣何足驚也

先生曰東坡譴謫時答友人書則以談笑自若相勉而自家反不免遺尿始知血氣之勇終難得力也又曰東坡是客氣劉元城是正氣也

先生曰少時常願讀書決科得以海路朝天則長

風破浪快豁心胃矣今行得諧此願幸也然一上漢
擎山亦所願也而去作園中之人無由獲遂是可恨
也客有曰先生雖越海不久當還渡夏拜可期先生
不答莞爾而笑

先生聞濟州之命曰金吾郎未到之前不妨拜辭

於家廟遂冒夜往來蘇堤

先生時與農

親舊拜別時或有垂涕者則先生曰朱先生之別西
山也不見嗟勞色何不法此而乃爾也

先生過連山欲入拜遯巖書院夏思曰程子涪行請
見叔母則朱子不滿於心遂遣鄭游操文替告于沙

溪墓前

礪山時構劄疑序文授尚夏曰從今君與仲和商量
修改對曰疑處當以問目呈稟曰不須爾也吾衰甚
矣雖自照管每患誤勘君二人直可相議梳洗有何
疑難尚夏曰小小處謹當如戒至於關係重大有難
自斷處敢不具稟先生領之尚夏曰仲和之安居講
論不可必若爾則如之何先生曰同甫頗詳密可與
之相議也金溝時先生問曰鑄之罪何事最大尚夏
對曰謀逆之罪最大先生微笑而言曰君之窮理工
夫未淡矣尚夏曰然則凌侮朱子是最大罪乎先生

點頭曰然人苟凌侮聖賢則何事不爲乎

先生謂尚夏曰諸友雖散君則不可不又偕我數日

吾有從容欲語者矣至泰仁畱一日鷄鳴起寢尚夏

侍坐先生曰栗谷先生手蹟頗多如石潭日又有沙

溪先生與白沙李公刑定栗翁碑文時往復文字及

行狀草本慎齋袁稗溪藏至末年傳授於我矣今我

作此行託與致道自我言之則如此說及實有未安

者矣然致道其勉守之栗翁子孫設欲持去此異於

他物不可與也吾初欲與朴和叔共守之今和叔如

彼奈何尚夏曰今日小生亦安保其無恙在家耶若

爾則將置此物於何處先生曰吾觀君之胤子上舍

非等閒人物且君家溪僻保無憂也他日疇孫生還

則與之共守亦不妨也又曰二程全書分類欲與君

議定凡例送置淨本於華陽矣歸時可取去修正也

其見於近思錄及語類者并採朱子說葉氏註載錄

於本條之下亦好矣可商量爲之又曰語類小分在

興溪架上可取去檢校又曰退溪書吾始作劄疑纔

到一卷致道須卒業以成吾志尚夏辭謝則曰此於

君無難勉旃勉旃

先生又曰君與市南家分誼之溪吾所知也須顧護

其子孫尚夏對曰以顧護為託則小生不敢當而教
意何敢忘

及乘海船長吟東坡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

平生之句

此條聞
於教九

楚山語錄

己巳六月初八日卯時尚夏與君平偕入先生氣息
奄奄若不支頃刻開眼視尚夏握手而教曰余嘗以
朝聞夕死為冀今年踰八十而終於無所聞而死是
吾恨也此時生不如死吾則含笑入地矣此後唯恃
致道

問後事當用何禮答用喪禮備要然大要以家禮為
主而其未備者以備要參用

問先生此時異於平日公服用之否先生掉頭曰吾
平日雖或造朝每借他人公服未嘗有自製之事矣
問當用淡衣而其次用何服答朱子致仕間居著上
衣下裳之服故吾嘗倣此制而製置矣問於家人而
覓用問其次用何服答幘衫是 皇明太祖時所崇
用也用此可也

先生曰學問當主朱子事業則以 孝廟所欲為之
志為主我國國小力弱縱不能有所為常以忍痛含

冤迫不得已八字存諸曾中同志之士傳守勿失可也

曰朱子學問致知存養實踐其行在擴充其治平在而敬則通貫始終勉齋所作行狀詳矣

又曰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直而已孔孟以來相傳唯是一直字而朱子臨終告門人亦不外此君其勉之

曰昔人於復昭陵時何不先以復貞陵為請也吾之立朝所為者唯此復貞陵一事庶可有辭矣仍指權以鎮而言曰聞此兒之言其夢兆真是奇事

尚夏曰其夢曾已聞知矣

曰太祖追謚若在常時吾豈必以此為先只以今日尊周之義晦塞幾乎無人知此故吾於此惓惓矣朴和叔之意不免有異同此友真不易得而偶於此事如此矣

先生執君平手曰汝家之禍何忍言君平曰曾祖文集板子事先生平日每以為慮今已輸置于書院矣曰唯又曰集覽序中所改二字已改刊否君平曰已改刊矣言未畢書吏羅將輩八來故姑為退出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